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柏拉圖

范壽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柏 拉 圖

范壽康著

百 科 小 叢 書

4439/08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圖 拉 柏
著 康 壽 范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PLATO

By

FAN SHOU K'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柏拉圖

目次

第一章	柏拉圖略傳	一
第二章	柏拉圖的理念論（辯證法）	五
第三章	柏拉圖的物理論	一八
第四章	柏拉圖的倫理論	二一
第五章	柏拉圖的國家論	二六
第六章	柏拉圖的教育論	三八
第七章	柏拉圖的宗教論	四四
第八章	結論	四六

柏拉圖

第一章 柏拉圖略傳

柏拉圖 (Platon) 爲希臘古代的大哲學家。他是雅典 (Athenai) 人，出生於紀元前四二七年。他的家系係當時希臘的貴族。他父親的名字叫做阿立斯吞 (Ariston)。柏拉圖幼時他本承襲祖父的舊名叫做阿立斯托克利斯 (Aristokles)，柏拉圖 (Platon) 乃係他的體操教師所給與他的。一個綽號。柏拉圖 (Platon) 這個字係「廣闊」的意思。他的體操教師所以給與他這個綽號，是因爲他的骨格向兩旁很行擴張，他的風采極是堂堂的緣故。柏拉圖 天資極爲聰穎，幼時並受了很週到的教養。他從少時對於藝術已有愛好的傾向，而於詩歌方面早有不少的作品。稍長，他就學於赫拉克利托斯 (Heraclitos) 派的學問家克拉替羅斯 (Kratylos)。二十歲的時候，他始入蘇格拉底

(Sokrates) 的門，他對於蘇格拉底的人格與學問大爲感服，遂決心把自己的一生委於哲理的研究。自此以後，八年之間都居於蘇格拉底的門下，一直等到蘇格拉底的慘死爲止。當時希臘的名門子弟多活動於政治界，柏拉圖的家族所以也很對他抱一種屬望；但是那時候正值希臘文明盛極趨衰的時候，人心風俗既漸頹敗，政治方面惡濁尤甚，所以柏拉圖不屑投身其中，情願深自修養以圖挽救當世的墮落。及至蘇格拉底既死，他乃遊歷各地。他先到墨加拉 (Megara)，與墨加拉學派的學問家相交，後又漫遊施勒尼 (Syracuse)，埃及以及其他各地。在三九五年左右曾一度回到雅典；照一般的推測，大概他在那時候，已經開始他的著述生活和教授生活了。在三九一年左右，他更遊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 (Sicilia)，與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派的學者互相交際，又和帶溫 (Dion) 相識。帶溫爲敘拉古 (Syracuse) 地方的主權者狄奧尼素 (Dionysios) 的義弟，把柏拉圖介紹於狄奧尼素，以贊襄敘拉古的行政。但是爲時不久，帶溫即與狄奧尼素政見不合，互相衝突，而柏拉圖因亦遭禍。他被西西里的官吏交付於一斯巴達 (Sparta) 人，再被這斯巴達人販賣於奴隸市場。後來爲人所救，他方纔得以恢復他的自由。對於這一樁不幸事件，史家各有異論，

但大體恐怕是上面所述的樣子，不至十分謬誤。三八七年左右，他重返雅典，就在郊外阿卡得米亞（Akademie）學院裏面開設學會，糾合同志，以從事於哲學的講究。他一時聲名大震，弟子從而求學者極多。後人因為這個關係，就稱柏拉圖派做阿卡得米派。柏拉圖在這裏，於教授弟子之外，又爲雅典市民舉行通俗講演，並繼續他的各種著述。這樣，他的名望雖有日高一日的傾向，可是他在希臘終沒有把他自己的學說試行於實際上面的希望，所以他心中還覺得一種不滿。等到敘拉古的狄奧尼素既死（三六八年），狄奧尼素的嗣子承襲王位，委一切國政於帶溫，於是柏拉圖又應帶溫之召而赴該地。但是到了那裏，他見他的理想終不能見諸實際，他又回到雅典。此後（三六三年）他爲調和君王和帶溫的衝突起見，他曾又去敘拉古一次，但是他的調停不但沒有結果，而且他自己幾遭生命的危險。這一回他幸蒙當時畢達哥拉斯派的營救方纔得免於難。他歸還雅典以後，從此對於政治完全抱絕望的態度；自三六一年起，直至他的最後三四七年止，他專從事於弟子的教育和著述的工作。他在三四七年逝世的時候，年紀已經達八十歲的高齡了。

就柏拉圖的著作而論，他概用對話的體裁，在問答辯難之間以求闡明一切真理。在大多數的

對話篇裏面，他往往以他的教師蘇格拉底做主人翁。不過對話篇中的蘇格拉底與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我們決不能把來看做一致，因為對話篇中的蘇格拉底已經有幾分是被柏拉圖加以醇化的緣故。柏拉圖的著作之傳於今日者其間也有偽書。一般考證家所認為他的真正的著作大概如下：“Protagoras,” “Gorgias,” “Theaitetos,” “Phaidros,” “Symposium,” “Phaidon,” “Politeia,” “Timaios”。至其他諸篇，我們對之倘想懷疑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多少有容疑的餘地的。

第二章 柏拉圖的理念論（辯證法）

柏拉圖哲學的出發點，與蘇格拉底相同，在於闡明真知以圖道德的確立，固然，蘇格拉底死後，他的弟子發揮他的學說的也不爲少；但是把蘇格拉底的主旨看得最清楚的總非推柏拉圖不可。蘇格拉底把我們真的知識看做把捉事物的普遍不易的性質的東西，這固然是正當的；可是他對於我們怎樣能夠得到這一種知識這一點還沒有足使人們滿足的說明，換句話講，他還沒有足以打破勃洛大哥拉（Protagoras）的懷疑論的說明。蘇格拉底的學說，與其說是注重這一種知識上的研究，毋寧說是偏重道德論方面。他根據他自己的道德的信念，以爲欲求道德的樹立必須有這一種普遍不易的知識，而對於這一種普遍不易的知識的存在，他並不加以學術上的證明，他毋寧是由牢固的確信加以這樣的主張罷了。柏拉圖對於樹德必先樹知的一層意見固與他的恩師相同，但於那一種普遍不易的知識的存在與獲得卻比蘇格拉底想求更進一步的說明。因爲這

樣，所以柏拉圖的知識論乃得打破當時希臘極屬流行的懷疑論而竟蘇格拉底所未竟的事業。柏拉圖哲學的大着眼點既與他的先生相一致，而在他方面，他爲完成哲學的一大組織起見，他更鑽研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諸學問家的思想。他把這一班學問家的思想陶鑄一爐，乃樹立希臘古代所未曾有的大規模的有系統的學說。我們現在先從他的理念論說起。

這樣，柏拉圖的知識論，其目的既在於說明蘇格拉底所謂概念的知識之存在與獲得；而所以求這一種說明的究極的原因，又與蘇格拉底同樣，在於樹立真正的道德。在這一點，他和當時的懷疑論派可以說是立於正反對的地位。柏拉圖爲求得這一種真正的知識起見，他先定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有名的辯證法（*Dialektik*）。這種方法，換句話講，就是把捉事物普遍不易的真相以造成概念的方法。柏拉圖所倡的這一種方法包含着蘇格拉底所曾經用過的那種歸納的研究法（就是那種把個的事物蒐集比較以造成真正不易的概念的方法）與檢察既得的概念的確否的方法（就是先由既得的概念演繹出應有的結論，再把這一類結論與實際上確實無疑的事實互相對照因以檢查既得的概念是否真正的那種方法。）前一種方法可以說是從個個的事

實升到概念去的方法；後一種方法可以說是從概念降到個個的事實來的方法。要之，這二者就是柏拉圖就各種事物造成各種概念的方法。而此外同時柏拉圖所意識地加以操用的方法還有一種，這就是研究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由各種概念相互間的合與不合而施以分類的那種方法。簡單地講，這也可以說是所以造成概念的系統的方法。根據這一種方法，柏拉圖乃得斷定怎樣的觀念同是居於同級，或怎樣的觀念相互間成一種上下的關係。例如植物的概念與動物的概念乃居於同級的概念，因為二者互有差別；動物不是植物，植物也不是動物。但是這兩個概念對於生物的概念卻成一種上下的關係，因為植物也是生物，動物也是生物的緣故。

這樣的概念的系統的造成就是我們知識的樹立。這一種知識既是把捉得事物普遍不易的體質，所以與勃洛大哥拉（Protagoras）所謂時時刻刻變化無定的五官的感覺不同。柏拉圖所欲加以論究的，就是這一種概念的知識乃是真正的知識而五官的感覺卻不是真正的知識這一層。柏拉圖的說法，感官方面的知覺乃是只與變化生滅的世界具有關係的，所以斷不足以把捉事物普遍不易的理法。而所謂俗識也決不是真正的知識。為什麼呢？所謂俗識雖稍與五官的感覺不

同略對事物會加多少的考慮，但於事物普遍不易的理法還不能明瞭地看取。蘇格拉底所以自白自己的無知，也正爲着這一種五官的感覺以及這一種俗識不足以算做真正的知識的緣故。所以看取真正的知識的主體——就是理知——非對於事物普遍不易的本質能夠明瞭地看取不可。

這樣，柏拉圖不但依據蘇格拉底的見地以爲真正的知識在於把握事物普遍不易的本性，並且想把勃洛大哥拉的那種否認這一種真正的知識的存在的論調根本打破。照柏拉圖的見解，倘如照勃洛大哥拉的主張，五官的感覺就是知識，而在這一種感覺以外更無所謂真正的知識，那末，我們就非把主觀地所感到的一切與客觀地存在着的一切混在一起不可。果使這樣，所謂知識就不外是時時刻刻變化無定的感覺，所有議論也都成爲主觀的，個人的了。就是說，在這一種主張之下，在於我們更無所謂是非真僞的區別，我們各自都只能把我們各自的五官所感到的東西當做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種類的知識罷了。但是精細想來，這一種見解是根本站不住的。爲什麼呢？我們在實際上都是有所謂是非真僞的區別的，而且這一種區別的標準，決不存在於個人的變化無定的感覺之內，卻存在於這一種感覺之外。況且勃洛大哥拉的主張還犯着自相矛盾的毛病。爲什

麼呢？照勃洛大哥拉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夠得到普遍不易的知識的，那末，既是如此，他所主張着的知識論不是也只能算做一時的感想不能作為普遍不易的確論麼？此外，我們倘如勃洛大哥拉一樣，把五官的感覺看做我們唯一種類的知識的時候，那末，其他且不必論，我們即對於通常所謂感官的知覺也不能加以說明。因為通常所謂知覺之中已經含有把甲乙的關係加以判定的那種作用在內，我們決不能夠把知覺全看做五官的感覺的緣故。還有一層，果如勃洛大哥拉所說，一切事物都是流轉變化沒有定相，那末，我們不是不能加以把捉麼？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就想把捉，我們也沒有定相可以把捉的緣故。所以我們既說把捉，我們既說認知，那末，我們就不得不對於事物先承認其具有普遍不易的本性。而柏拉圖以為把捉到這一種普遍不易的本性的就是真正的知識。

照柏拉圖的見解，我們如求獲得這一種真正的知識，我們不可不由某一種感官以上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五官所感到的只是流轉變化沒有一定的東西，所以只由五官我們是不能夠把捉事物的永久不易的理法的緣故。因此，我們所用以把捉這一種不易的理法的那種作用不得不為某一種感官以上的作用——就是理知。而對於這個理知的對境，柏拉圖名之曰理念。柏拉圖

所謂理念與蘇格拉底所謂概念略有不同，乃係對於蘇格拉底的概念更賦與以形而上學的存在而成。柏拉圖關於這種理念的議論，就是柏拉圖哲學裏面最屬重要的理念論。而我們用以把握這一種理念的那種方法就是所謂辯證法。

考柏拉圖的理念論的由來，我們可以看出四種要素。（一）蘇格拉底的學說，（二）勃洛大哥拉的知識論，（三）愛雷亞學派（Eleatic）的實在論及（四）赫拉克利托斯的流轉論就是。柏拉圖把赫拉克利托斯所謂流轉變化的世界拿到自己的學說裏面以爲我們感官所能感到的世界正是這樣。換句話講，柏拉圖以爲勃洛大哥拉的知識論乃係就這一種流轉變化的世界而言。而在他方面，柏拉圖更把愛雷亞學派的實在論拿到自己的學說裏面，以爲愛雷亞學派所謂常住不變的實有乃是真實的本體；而把握這一種真實的本體的知識，就是蘇格拉底所謂概念的知識。要之，柏拉圖的理念論乃是一方把勃洛大哥拉所謂感官的知覺與赫拉克利托斯所謂流轉變化的世界加以結合，一方則把蘇格拉底所謂概念的知識與愛雷亞學派所謂實有加以結合。後一種的結合在柏拉圖以前雖曾被墨加拉學派所嘗試，但是把這一種的結合加以完成的還得推柏拉

圖。這樣看來，柏拉圖的學派真可以說是集從來希臘哲學中各種重要思想的大成了。當我們讀西洋哲學史的時候，我們在柏拉圖方纔可以明白有所謂常住不變的世界與流轉變化的世界的對立。在柏拉圖以前這種對立是不甚明瞭的。

照柏拉圖的說法，這常住不變的世界乃是實在，而那流轉變化的世界乃是非實在——就是幻相。而這所謂實在界就是理念界。照上面所述的幾點看來，柏拉圖所謂理念，約言之，不外是感覺以上的東西，常住不變的東西，不具形體的東西，對於個個事物加以統一的東西罷了。不過柏拉圖所謂理念固然爲對於個物加以統一的東西——換句話講，個物爲「多」，理念爲「一」——但是他所謂「一」與愛雷亞學派的那種抽象的「一」不同；因爲照柏拉圖的見解，這種對於個物加以統一的理念並不限於一個，卻隨事物種類的不同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理念的緣故。而各種不同的理念之間的關係就是造成上述論理上的各種概念之間的關係的基礎。因爲這各種不同的理念之間有同級或上下的關係，所以在論理上的各種概念之間，乃也有同級或上下的關係的發生。同級的理念相互成一種自他分立的關係，這一類的理念各自獨立不能混合。而我們在構成知

識上，所以能把一個概念與另一概念加以結合者，乃因一個下級理念從屬於他一上級理念而爲這上級理念所統括的緣故。因爲這樣，所以我們方纔能夠把甲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而說「甲是乙」這一類的話。例如我們說，「動物是生物」就是這樣，同級的理念各自獨立，而上下的理念則互相隸屬。這就是理念的組織或系統，而具有這一種組織或系統的理念界就是實在界或本體界。

我們一見固然覺得柏拉圖所謂理念相互間的關係正和論理學者所謂概念在外延與內包上所具有的那種上下廣狹的關係相同，但是實則不然。柏拉圖所謂理念並不是由分析抽象而得來的結果，卻是由我們直觀事物的本質而方纔成立的。所以我們如愈能夠看到上級的理念，我們也就愈能夠把捉更多更深的事物的根本的性質，決不像在論理方面一樣，概念的外延一行擴張內包便會薄弱的。而生滅界裏面的各個事物不過是理念的影子，所以也只能夠做使我們內心想起理念本身的一個誘因。換句話講，生滅界的各個事物決不是使我們內心知道理念的充分的原因，卻不過是一種心理的刺戟而已。因此，柏拉圖以爲我們所以知道理念的眞因並不在於事物，卻是別有所在。照他的見解，我們的心性是本來具有理念的知識的，不過現在卻被我們所忘卻，只潛

在於我們的心底罷了。我們所以要以事物爲知識的誘因者，乃以事物足以使我們回想到這一種潛在的本具的理念的知識的緣故。所以照他的主張，我們的真正的知識並不是我們所新獲得的東西，卻不過是把我們內心本來具有的東西加以回想罷了。蘇格拉底於教授學生的時候曾經聲明說，他不能把新的知識注入於別人的內心，卻只能幫助別人使之自己產生知識。這是蘇格拉底所謂產婆術。這一種產婆術到了柏拉圖的這一種說法不是更成了一種深奧玄祕的思想麼？據柏拉圖的見地，我們的本性決不是不會知道理念，不過是現在暫行忘卻而已；所以在於我們的心性裏面常常存在着一種追慕理念的傾向。我們心性裏面所以有愛慕善美之心者就爲着這個緣故。這就是柏拉圖的有名的愛慕論。我們所具有的這一種愛慕理念之心在於低級狀態時，雖不過是那種愛慕形體美之心——就是通常所謂戀愛——但是一到最高的階段時這一種愛慕心就成爲那種愛慕真善美本身的哲學研究心。哲學之所以發生，實在因爲我們有這一種愛慕心的緣故。柏拉圖的理念論的要點約略已如上述。至於究有多少理念組成同級或上下的關係？對於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沒有詳細的說明。他在最初，好像以爲我們能下一普通名詞的地方都有理念的